

中国

针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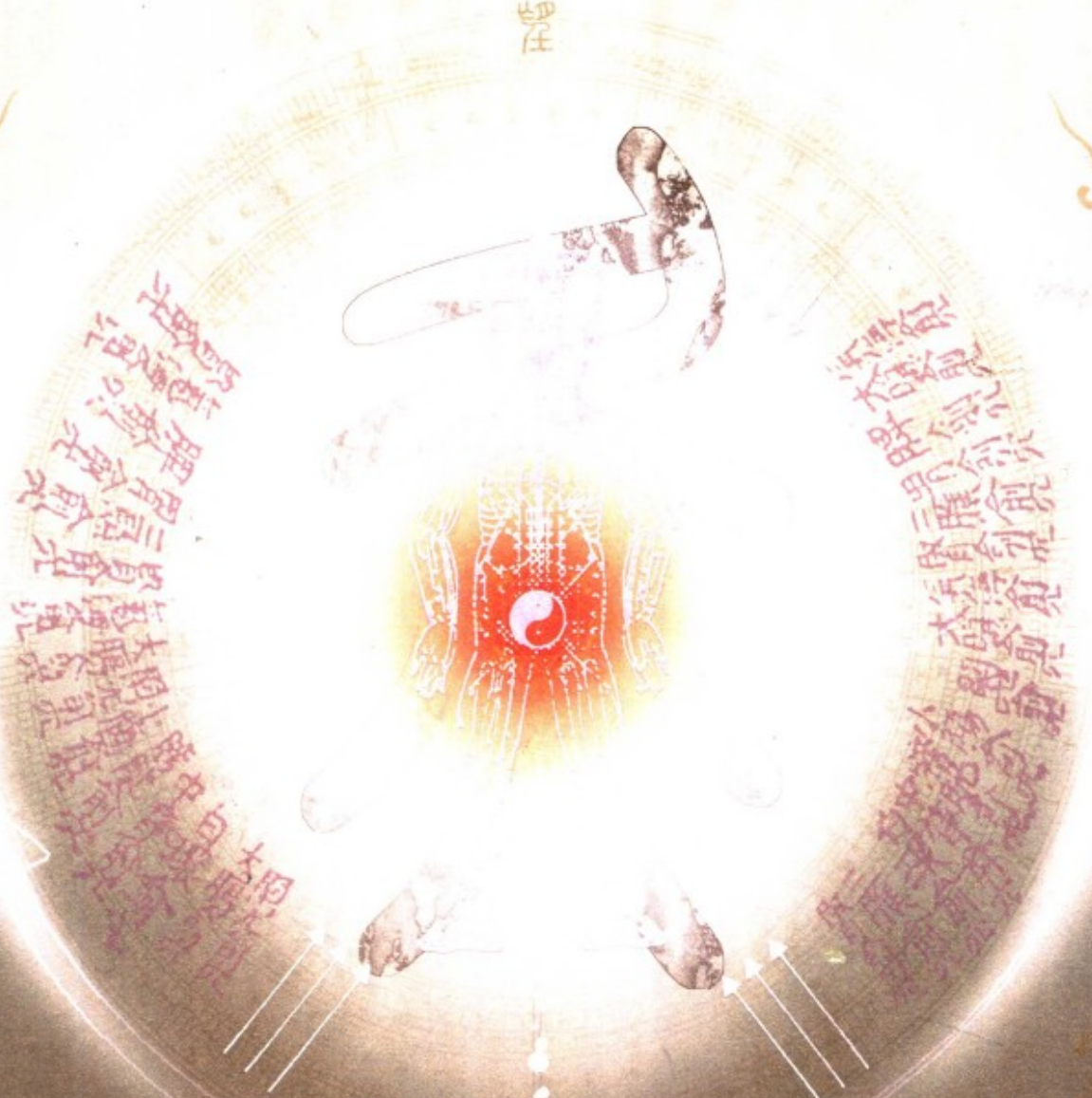
史

图鉴

黄龙祥
主编



卯在



上卷

問



本书系
国家“十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



124093

K243
HLXc

51

中国 针灸史 图鉴



主编 黄龙祥
 协编 张立剑 冉升起 张守信
 徐文斌 王勇 石宏
 王德敏 (濮阳市中医院)
 孙永显 (山东省青岛疗养院)

此书由国家科技部基础性工作专项基金资助出版



青 岛 出 版 社

SA067/04



C0230418 解放军医学图书馆(书)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针灸史图鉴 / 黄龙祥主编. — 青岛: 青岛出版社,
2003

ISBN 7-5436-2177-0

I. 中… II. 黄… III. 针灸学 - 医学史 - 中国 -
图集 IV. R245-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76635 号

主 编 黄龙祥
拍 照 黄龙祥 徐文斌 冉升起 唐为民 张守信
版式设计 黄龙祥
排版制作 张立剑 冉升起 黄龙祥
图形处理 冉升起 黄龙祥
文字撰写 黄龙祥
英文翻译 刘俊岭 艾红兰 丁艺兵
英文统稿 刘俊岭
校 对 黄幼民 王 勇
责任编辑 李茗茗 高继民 傅 刚 E-mail: fg@qdpub.com
特约编辑 孙永显
封面设计 吕敬人 + 马惠敏

书 名 中国针灸史图鉴 (上、下卷)
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
出 版 人 孟鸣飞
社 址 青岛市徐州路 77 号 (266071)
本社网址 <http://www.qdpub.com>
邮购电话 (0532)5814750 5814611-8662 传真 (0532) 5814750
印 刷 北京雅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03 年 1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16 开 (787mm × 1092mm)
印 张 49.125
字 数 158 千
印 数 1-1500
书 号 ISBN 7-5436-2177-0
定 价 560.00 (上、下卷)

(青岛版图书售出后如发现倒装、错装、字迹模糊、缺页、散页等质量问题, 请寄回承印厂调换。)

本书建议陈列类别: 中医学·针灸学

中國針灸博物館

无墙的针灸博物馆

如果说把这本呈献给广大读者的图集比做一座无墙的针灸博物馆的话，那么在它的最醒目处——最前面，写一段简介文字或画一张参观线路图之类的东西，是非常必要的。下面我也试着画一张这样的线路图。

一 针灸图鉴——必要吗？

本来还有另一个问题：编纂一部针灸学术史图鉴，可能吗？因为据我所知，国内在医学领域为一个分支学科编一部反映该学科发展历程的图集，目前尚未见到。那么，没有这类图集，是因为不具备可能性，还是缺乏必要性呢？当大家拿到这本图鉴的时候，“可能性”的问题已经不存在了，故下面直接论述必要性。

首先，从种类与数量两方面来衡量，在整个中医宝库中，针灸文物图谱最为突出。再从古代针灸文献的性质来看，图与文的关系也极为密切，诚如初唐名医孙思邈所云：“将欲指取其穴，非图莫可。”对于古人的这类论述，以前我并没有真切的感受，直到5年前制作《标准针灸经穴挂图》，当我拿着国颁标准《经穴部位》文本，在不同体位人形图上点穴时，才感受到这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可见从文字描述到实体定穴之间还有一段距离，而这段距离之大，则是这之后不久我作为考官、主考官主持世界针灸学会联合会的针灸水平考试时才体察到的。不少国外的考生能够非常准确地叙述腧穴的定位，可是让他在人体模特身上实际点取该穴时，却很不自信，常常犹犹豫豫所指之处却与正确位置出入颇大，让我哭笑不得。这说明该国的针灸培训方法还不完善。考试之后我直接向当地负责培训的官员指出点穴实践在腧穴教学中的重要性，他立即采纳我的建议，从中国购置了大批量的标准针灸经穴挂图——将由我制作的那套标准针灸经穴挂图库存全部买去。碰巧的是，这个国家早在588年前就派使者向中国政府请赐针灸铜人，其目的是用作针灸教学与临床的依据。可见早在明初，中国的邻邦已经认识到针灸铜人以及相关铜人图在针灸教学和临床中的重要作用。由此我忽然意识到我们自身的一个问题：如果不同的人根据国颁标准《经穴部位》，对于相同的腧穴，在人体上标出不同的位置来，那么至少说明两个问题：第一，“国标”的文字描述不够严谨、不够完整；第二，制作一具立体经穴模型而不是平面图，是非常必要的。也只有在这个时候，我才真

正理解了北宋政府在制定中国第一个针灸腧穴部位国家标准时，为什么要命医官铸造两个标准针灸腧穴铜人，而且之后的元、明、清政府也不断有重修重铸针灸铜人之举，特别是清太医院更是将先朝铜人敬为“铜神”。那么，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二个针灸经穴部位国家标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颁标准《经穴部位》，缺少了经穴定位最直观最真实的表现形式——立体针灸铜人，实在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目前我们正在研究开发“三维交互式可视人体针灸模型系统”，以期实现上述功能。但是为了传世，为了能在针灸学历史长廊中给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显著的位置，实在有必要铸两具针灸铜人——由中国政府主持，由一流的雕塑家和医学专家设计，由经验丰富的针灸专家点穴、体现当今高科技水平、反映标准针灸经穴定位的针灸铜人，一具置中国历史博物馆，一具置中国针灸博物馆。同时，要使国家标准《经穴部位》的两个组成要素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在腧穴定位的描述上应根据标准针灸铜人，描述所定义穴（特别是那些基准穴和关联穴）与相邻腧穴的空间位置关系。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人们能够根据国标文本在人体或针灸铜人上惟一地——而不是因人而异地——标定腧穴。对于这一点的重要意义，直至2002年当我主持复制明正统仿宋铜人时才意识到（详见第二部“明堂与经络”第二篇“铜人与铜人图”）。目前关于国家标准《经穴部位》的修订计划已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正式上报国家标准委员会审批，希望能够利用这次机会实现上述构想。

如果只是制图点穴以及主持国际针灸水平考试的经历，还不足以使我深入到针灸古图世界，真正让我触动的是参加中国第一个针灸国家标准——经穴部位的研究。在研究过程中我十分惊讶地发现：有些腧穴定位（主要是头面部、腹部及某些络穴），历代文献的文字描述完全相同或极其相近，可是反映在针灸铜人或相关铜人图、明堂图上却出入颇大，这说明对于某些腧穴定位的文字描述，不同朝代不同医家的理解各不相同。例如大腿部足太阳经穴“委阳”的定位，历代针灸文献都与《灵枢》、《明堂》同，作“在足太阳之前，少阳之后，出于腠中外廉两筋间，扶承下六寸”，可是令人惊奇的是，在现存所有的针灸铜人及相关铜人图、明堂图中，几乎很难找到对于委阳穴定位完全相同的两具铜人或两种铜人图。顺便说，对于委阳穴的定位，现代人的理解是正确的，可是这种正确理解带有很大的侥幸成分——今人并没有把握络穴体表定位的规律。在另外一些场合，今人就没有这样幸运了，例如关于膝部足阳明“犊鼻”的定位，由于文献传抄变化，渐渐与外“膝眼”相近，而今人在考察此二穴的关系时，没有注重考察针灸铜人及相关铜人图、明堂图，因而将犊鼻穴混同为外膝眼穴，从而使得一个在流传了千百年，在临床上治疗膝部病症疗效很好的腧穴名存实亡了。这样正反两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可参见拙著《中国针灸学术史大纲·腧穴部》。可以这样说，如果不考察古代针灸铜人或相关铜人图、明堂图，我们就不可能了解不同历史时期或同一时期不同医家关于腧穴定位的实际情况。同样，如果没有针具图，我们就无法了解历代针灸器具的演变情况（历代文献关于针具的文字记载均与《灵枢》同，而实际情形大不相同）；再者，如果不是宋以前针灸方取穴图的发现，那么大量传世或出土的早期文献中由古穴名组成的针灸方便无法理解，其极高的文献价值与临床应用价值便完全得不到体现（详见第四部“处方与取



穴”）。

由此可见，在许多特定情况下，一幅图往往胜于千言万语。不少关键或疑难针灸史学术问题的解决，还依赖于针灸古图器物的支持与检验。然而，针灸古图古物珍贵的价值，特别是其针灸学术价值，还很少被人们甚至被专业研究人员所认识，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在于人们还没有发现这个珍奇的针灸古图古物世界，因此建一座集国内外现存各种针灸古物古图并且经过一流针灸史专家深入研究的针灸博物馆，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能有一座这样的博物馆固然很好，然而这些年来考察国内大小博物馆的艰难经历，使我有一种强烈的感受：似乎博物馆只是为一般民众观赏的，而不是为专家们考察研究的。因为博物馆一般不允许拍照，即使允许照像也不准使用闪光灯（这意味着你必须首先拥有高档相机，然后具备丰富的摄影经验，同时还必须拥有足够多的钱。而这些恰恰是现阶段史学研究者一般不具备的条件）；如果准许用闪光灯，那么你想拍的展品多半会藏在玻璃柜中。这样每当我发现了一件让我心动的针灸古物古图，如果是在附近，我便风雨无阻地一趟又一趟地前往该博物馆如饥似渴地、忘我地站着临摹——由于腰部有伤，长时间站立对于我来说是一件很痛苦的事，而临摹则是很不擅长的事；如果是在国外，那还得一次又一次地支付昂贵的门票钱。有多少专家能吃得了这样的苦，付得起昂贵的钱？为什么要让心诚如我的专家付出如我一般的代价才能获得他们急需的研究素材呢？这些宝贵的针灸文物图谱如果不能被最能理解其价值的专家方便地利用，那么其学术价值如何体现呢？这一座博物馆与尚未发掘的地下墓藏又有什么区别呢？带着这一个个问号，我在努力实现老一辈针灸家创建针灸博物馆心愿的过程中，又萌生了另一个心愿：构建一座无墙的针灸博物馆——编一部针灸史图集。

二 图解历史——可能吗？

从世界各地收集来这些针灸古物古图并非易事（仅寻找明正统仿宋铜人我就用了整整18年时间，而且还是建立在前人几十年研究的工作基础之上，不然可能还会花费更长的时间），对于这一点一般读者不难理解。然而更大的挑战却在于：能不能揭示这些古物古图固有的价值，赋予它们生命——这一点一般的读者恐怕很难体会。这种对研究者智力与毅力的极大挑战或许可以用一个大家都很熟悉的例子来体会：一组排列有序且完整的幻灯片即使报告人不作任何解释，该领域的同行也能理解。但是以下两种情形就不同了：第一，如果只是抽出其中一张幻灯片，或者无法理解，或者有多个解；第二，如果将一组幻灯片的次序打乱，谁还能读得懂？因此，要想正确理解一组幻灯片，首先必须将组成该组的幻灯片尽可能收集全，然后再恢复它们固有的次序。这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特别是当若干组幻灯片混在一起时，其难度更大，以至于不少人认为这是一项无法完成的任务。一般史学研究的程序与收集重组幻灯片的程序完全相同：即收集历史的碎片，然后分组、排序。而我于此之外，还有进一步追求：即对完整收集并正确排序后的幻灯片进行分析。我

们知道，一组幻灯片可能不止一种排列顺序。为什么历史上曾出现的一组幻灯片是以这种次序而不是以另一种次序排列，我必须对此做出合理的解释。

人们多知“一幅图有时胜过千言”，可谁知道要发掘出一幅图所蕴涵的千言信息，需要多少次地查阅多少字的数据？如果不是对针灸学术发展的脉络极为熟悉，并在心中逐渐勾勒出总体框架图，那么你连第一个程序——“鉴别”——也无法完成，正如大家将要看到的，一幅针灸古图往往一半在东半球，另一半在西半球，你可能分别或同时与它们相遇10次、20次甚至100次，或者它们就在你手头10年、20年，但就是看不出它们的身份。初习史学，只觉得史料匮乏；深入研究乃知匮乏的是人们的理解力。我常谓同道曰：医史研究最需要的不是再发掘十个、百个马王堆汉墓，而是能够赋予“马王堆”生命的人。对于考古发现，如果我们不能正确地理解认识，那么它就是一堆破砖烂瓦、废铜烂铁，就是一卷卷对我们毫无意义的“天书”。是什么力量将已经断开太久并且分隔太远的链环重新连接起来呢？那一件件不会说话甚至没有文字的古物古图似乎都被加了密，像是在故意考验我的毅力和智力，常常是我在外国看到一套古图的一半时，我不认识它，等我在另一个国家看到它的另一半，突然意识到二者原本是一个整体时，又没有机会再去考察原先那一半。而在我看来，第一步识别“幻灯片”的程序还是相对容易的，接下来要考察这些幻灯片是属于哪一组的？是该组中的第几号？该组幻灯片又是属于哪个系列的？最后还要对一组幻灯片为什么由这几张组成？这些幻灯片为什么以这种次序排列而不是以另一种或另几种次序排列？等等问题，做出合理的解释。这些程序都要比第一步“识别身份”困难得多，这也是古今中外史学家所追求的史学研究的最高境界，这一境界不仅难以企及而且难以表现。且不说我本人在针灸学术史研究方面是否达到了这样的境界，单说以图集的形式是否能表现考镜学术源流这样复杂的流程，同时又要具备很高的观赏性与艺术性，就面临许多新的挑战。经过多年的探索与实践，我终于找到一种实现上述构想的表现手法。当您打开这本图集——不论是不经意的，还是特意研读的，都会发现这样一个鲜明的特点：卷前有“前言”对整个针灸古物演变过程作总体介绍，每一门类前有“概述”，后有“结语”，每一组图又有源流考，用这样三条线将所有的图串联成一个整体，再通过摄影与编排的技巧，使局部与整体、表象与深层等关系得到最佳的处理与表现。经过这样的总体设计与巧妙编排，这些图就不再是孤立的、静止的，而是一组组有序的、可以理解的、讲述一个个完整故事的图集，是一部中国针灸学术史的另一表现形式——介于插图本学术史与图集之间的一种表现形式。

为了使读者更好地理解上述新的编纂形式与设计思路，我想在放映这本图集之前，先按“内景与外景”、“明堂与经络”、“器具与技法”、“处方与取穴”、“按摩与导引”、“医家、医籍、医学”、“其他”等7类，对现存针灸古图的源流作一总体勾描，权当作引导读者参观这座无墙的针灸博物馆的线路图。自然科学家最终目的是要让自然说话，那么我作为一名针灸史学研究者，我的追求就是让面前的针灸古物古图自己讲述各自的

故事。等看完这节文字，我想大家对于本节的问题——“图解历史，可能吗？”会得到初步的答案。

① 内景与外景

内景，又作“内境”、“内照”。本是道家术语，内景即血肉筋骨脏腑之象也。以心居身内，存观一体之象，故曰内景也。医家“内景”之义主要指脏腑，而且所绘之脏腑图主要是实际观察之象；外景主要指体表标志及经络。北宋朱肱《内外二景图》中内景图即脏腑图，外景图即经络图。古代脏腑图也称“存真图”，故北宋杨介《存真图》即依据尸体解剖资料绘制，传世本《华佗内照图》载录了此书的内容。

这部分主要收录古代医家脏腑图、骨度图以及体表解剖标志图。考察脏腑图的源流，杨介《存真图》是关键。

为了比较道家与医家眼中不同的“内景”世界，也收录一些有代表性的道家“内景图”。

外景之经脉图因与经穴图关系更加密切，故此二者另作一类。

② 明堂与经络

现存最多的古代针灸图是腧穴图，即古代所谓“明堂图”。古代腧穴图的种类大致可分为腧穴总图、十四经穴图及分部分类腧穴图三大类。其中最主要的是全身腧穴总图，典型的为正、伏、侧三人图（也有正伏二人图者），即“正人明堂图”（正面图）、“伏人明堂图”（背面图）、“侧人明堂图”（侧面图），早期文献又将正、背、侧三人明堂图简称为“偃侧图”。最迟在公元3世纪明堂图就已经广为流传，可惜均早已亡佚。至初唐，名医孙思邈创用五色重绘三人明堂图（这对于后世铜人明堂图的绘制产生了重要影响），稍后唐代王焘也彩绘十二人形明堂图。这两种明堂图均佚而仅存文字，今人于是有“复绘”、“重绘”之举。顺便提一点，在我看来，明堂图也好，铜人也好，除非留下了直接据该图或该铜人进行定位的文字资料，否则是不可能复制的。理由如前所述，不同朝代或相同朝代不同医家根据相同的文本所绘出的明堂图或制作的针灸铜人上的腧穴定位是不同的。以往人们没有意识到这最关键的因素，仅仅根据文字史料记载复制失传的古针灸铜人。

将平面的正、背、侧腧穴图以三维立体的形式表现，便自然演变为立体的人体针灸腧穴模型——针灸铜人。尽管这种腧穴模型也有用其他材料制作的，但在古代铜制的占绝大多数，以至于“铜人”也就成为各类人体经穴模型的统称。由此腧穴图也有了第二个别称——“铜人图”，或作“铜人明堂图”，特指根据针灸铜人绘制的腧穴图。随着针灸铜人及其图在针灸教育与临床的影响越来越大，针灸铜人与铜人图几乎成了针灸的象征或标识。根据文献记载，最早直接根据针灸铜人绘制全身腧穴图——铜人图者，系北宋名医石藏用，原图正人形、伏人形各一幅。明成化甲午（1474年）镇江府史素又修

订重刊彩绘图版正人、伏人二图，其十二经穴用五色、任督穴用绿色表示；之后明中期丘濬氏再次修订，并于图中增以脏腑、骨骼内容，仍以五彩绘制。以往学术界一致认为以上三种铜人图均亡佚，人们只知流传极广的明万历赵文炳重刊增补的四幅铜人明堂图。经多方考察，发现上述史素图及丘濬图均存——只是史氏图仅存正面图一幅；并由此理清了赵氏图的来历，这样就把历史上铜人图的脉络彻底搞清楚了，也就是说赵氏图不再是一片孤立的“幻灯片”，而且一组幻灯片中的一张，这组幻灯片所有图片除第一张外，已经完整，而且所缺的第一张也可根据已知信息推知。这个时候且只有在此时，这组“幻灯片”方能开口说话，自己讲述那完整而曲折的故事。而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又能获取考察针灸铜人源流的极为重要的信息。

与种类及数量俱丰的腧穴图相比，经络图显得有些“孤单”，故对于已经亡佚的宋以前早期经络图，我们选择一些价值较高的进行辑复，以更全面地反映历代经络图的演变过程。可能由于传世的典型经络图很少，再加上宋以后，特别是元末以下，腧穴按十四经排列者渐多，经穴图多兼及经络图的内容，特别是一些酷似经络的图实由明堂图多次简化而来，以至于后人，特别是现代人常常将经络图与经穴图混为一谈，在学术上，特别是经络研究方面造成了很大的混乱。为引古鉴今，不再出现类似的误解，本图集特以一定篇幅来反映这种演变的过程。

值得注意的是，宋本《活人书》载经脉图以管状双线表示经脉（传世的明堂图大多也以这种形式表示经穴连线），这是作者对“经脉”概念的一种形象表达呢，还是另有来历？这是当今经络研究者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在此部分将揭示这一谜底。

② 器具与技法

针灸最难以言表的就是手法，故针法“须师乃行”。考虑到针具与针法、灸具与灸法是分不开的，这部分图主要可分为：针具灸具与刺法灸法两大类。现存最早的金属针具实物，一般认为当数西汉刘胜墓出土的四根金针；至于针具的前身——砭石，虽然早期出土物中有不少被中医界认定为“砭石”者，但没有文字记载或其他可靠的旁证证明这些石头在当时就是用于或主要用来针刺治病的，故为慎重起见，本图集暂不收录。

本部分拟通过对历代针具与灸材的展示，讨论“针灸疗法是如何创立的”这一重大针灸史问题。

③ 处方与取穴

古代针灸治疗文献曾有一种很科学的表现方式，即每一首针灸处方均附有该处方的取穴图，图上一一标示组成该处方的所有腧穴。由于古代不同的针灸流派有不同的理论与经验，因此出现以下三种情况：第一，同一个穴名可能是不同的穴；第二，不同穴名可能是同一个穴；第三，有不少古穴名，今人已完全不知其部位与主治病症。而处方取穴图，特别是宋以前的古图成为鉴别上述三种情况极为重要的依据，因而具有极高的文



献价值,是考察古代腧穴定位与主治源流的重要素材——应与腧穴文献及相关明堂图对比研究。同时由于这些人物图都反映了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人物形象、风俗、服饰等,可以为绘画史、服饰史、民俗学等研究提供极其宝贵的素材,其价值已经远远超出了针灸学术的范畴。

④ 按摩与导引

按摩、导引,特别是前者与针灸关系密切,《内经》九针中的“圆针”、“鍉针”两种针原为按摩之用。按摩的适应证,《灵枢·九针论》曰:“形数惊恐,筋脉不通,病生于不仁,治之以按摩醪药”。而穴位按摩又称作“指针”,所谓以指代针也。再从抱朴子所述按摩导引的作用看,也与针灸相类。由于按摩与针灸的密切联系,中国的中医药大学设有“针灸推拿学院”,或“针灸推拿系”。

故此部重点反映按摩图,并注意与相关针灸图的异同比较;导引图以早期图为主。

④ 医家·医籍·医学

如果把医学分为“技术”和“学术”两个层面,那么学术思想主要是通过一部部医学著作传承的。技术(或艺术)层面的东西虽然也通过医籍(或“秘籍”)传递,但是在传递过程中,信息的“损失”与“失真”现象较严重,而“师传”的效率与可靠度较高。

要认识与理解针灸学术的发展,只是孤立地研究一部部针灸古医籍还不行,还必须理清每一部书与其他书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要通过系统的考察确认哪些书是构成中国针灸学术之树的“主干”,哪些是大的“分支”,哪些是小的“分支”,哪些是“树叶”。因此,在这一部分,力求根据多年考察的成果绘制出反映针灸医籍源流的框图,然后重点展示总框图中处于节点位置的重点古籍书影及书版(书版传世者极少,更显珍贵),此外对具有较高文物价值、版本价值的罕见之善本、孤本,也分别加以展示。对于针灸医籍的作者,凡有人物画像者,均与其作品一并展示。

④ 其他

这部分拟展示不成系统的文物图谱(例如针灸教育、针灸禁忌、针灸机构以及针灸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等)和一些尚有争议的针灸文物(如双包山汉墓出土的漆木人等)。最后展示具有50年历史的中国针灸博物馆的概貌。

从上面的论述不难看出,较之其他文物,针灸古图古器物的学术价值极高,因此必须最大限度地凸现其“辨章学术,考竟源流”的作用,以与我们以往编纂的四部“通鉴”系列的宗旨相通。那么,能不能以及如何才能达到这样的目的呢?

三 设计创意——闪光点!

新的理念——“全息图” 一幅图只有当它被正确地置于总图卷的正确位置上,其价值才能得到真实的体现,其意义也才能得到正确的理解。因此,这本图集的最高追求是:对所收录图尽可能使其具备以下三种信息:该图属于哪一组?在该组图中属于第几号?该组在整个系列中属于第几序列?也就是说,本图集不是集录一幅幅孤立图片的图片簿,而是由一组组图片(包括辅助图)构成的一个完整的系列图集——将一颗颗璀璨的珍珠串成一条条珠链,讲述一组曲折但完整的故事。要实现这一全新的编图理念,必须建立在对针灸学术史系统研究的基础之上。18年来,我一边锲而不舍地发掘、鉴别针灸历史的“碎片”,一边用这些“碎片”一遍遍苦苦地在心间拼复针灸史图的原形,整个拼复的过程与结果已经反映在新著《中国针灸学术史大纲》中,而展现在这本图鉴中的一幅幅一组组连续完整的图画便是依据《大纲》“图样”,用收集到的图件进行总体构建的。换言之,这本图鉴可以看做是我的新著《中国针灸学术史大纲》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二者对照阅读,可以得到更加完整与准确的理解。

收录原则——宁缺勿滥 “求真”、“求精”,追求高“含金量”,是本图集收录的基本原则。只是对有些在针灸界已经产生较大影响的针灸古图古物,尽管我个人或其他专家有不同意见,还达不到“真”的程度,也暂且收录(不录则容易被误解为“遗珠”),但在说明文字中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或其他专家的不同观点。考虑到版权问题,本图鉴收录以古代针灸文物、版图为主,现代部分仅限于本单位及参编者拥有独立版权的作品。

信息量——高度浓缩 为了在有限的篇幅里反映最大限度的信息量,采取以下处理原则:①对入选的古图(特别是数量极大的经穴图),一般同一传本或版本的只收录年代最早者。早期图不完整或不清晰者,则另选较晚期图,或早期、晚期图同时收录,以便对照。②对于数量大的组图,选取若干有代表性的单图突出显示,其他图则以小图展示;对于大幅挂图,根据需要局部放大带有特征性重点部分,这样既节省篇幅,又可点与面结合,局部与整体照应。③作为研究成果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文字的作用不仅仅是对一张图片的说明,更是对一组组图片的串联,力求将图片背后的重要信息传达给读者。

相对于种类与数量而言,我们更注重文物图谱的综合价值,至于本图集的“含金量”究竟如何,相信读者开卷自有答案。

追求目标——突出学术性,展示多元性 力求通过以下方法最大限度地凸现针灸文物图谱的学术价值:①对于学术价值高的图,另附摹绘图。记得我在辨认正统铜人穴名时,仅“颌厌”、“悬颅”、“悬厘”三个穴名就用了近20天的时间,而且还借用了高新图像处理技术。如果不把这些经专家深入研究的成果以最有效的方式体现出来,而只是提供一幅看不清任何穴名或文字的针灸铜人或石刻原物照片,那么这本图集的针灸学术价值势必大打折扣。②对于文物价值、学术价值俱高的图采用不同表现形式,不同角



度、不同层次地展示，试图让静止图片反映一种动态的过程，以使读者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为了使本图集更具学术性，特以脚注形式注明引用文献，同时书后附“人名图名索引”、“关键词索引”两种索引，使读者可从三个不同途径查检，从而使得该图集的学术价值得到最有效的体现。

由于篇幅限制以及摄影表现力的局限，一本图集无论设计得多么周全、巧妙，也不能完全替代实地考察，不能满足不同层次读者的不同需求。那么如何才能突破图集这一表现形式的局限呢？经过思考与探索，形成了一个可以满足不同读者不同需求的一体化解决方案——构筑立体化的针灸图集、图库与博物馆演示系统：首先在图集之外，创建一个大型智能化针灸文物数据库——针灸图库。对于图库而言，只要解决快速准确查询的问题，在现有条件下，其收集图像的数量是没有限制的，因此可以包容所收集的所有针灸文物图谱。该图库同时还具备专家系统的功能，通俗地说，它要在针灸文物鉴定方面达到或接近我本人的水平。目前由于经费的限制，还只是部分地实现了这一功能。随着基于内容的图像查询技术的成熟与普遍应用，制作成本会大幅下降，不久的将来可望全面解决这一问题。建成后的图库直接放在Internet，让任何地方的用户可以在任何时候获得高水平的关于针灸古图知识的服务。

可曾想过：如果要反映一件文物——比如一具针灸铜人——的各个角度，需要拍多少张照片？可是如果采用录像的形式就容易得多。考虑到现阶段图库里的内容还只是二维图形，没有音频、视频的效果。为了弥补这一缺憾，我们另外制作“针灸博物馆”多媒体演示系统，可以使那些读了图鉴之后意犹未尽的读者，再参观有形的博物馆——由于不受空间的限制，可以展示博物馆的全部藏品——包括库房的藏品。又因采用多种特殊效果拍摄，加上详细的解说，其视觉效果优于实地参观。这样，图鉴、图库、多媒体博物馆演示系统三位一体，有精、有全、有平面、有立体，不同层次展现针灸学术发展历程，以满足不同层次读者的不同需求。

最后，我还有一个更大的愿望：在博物馆信息化的基础上，以网络技术为纽带，建成以虚拟现实技术为核心的虚拟博物馆（Virtual Museum），用户点击该博物馆中的任意一幅图，就可立即进入真正收藏该文物的博物馆，“现场”考察该物件，并且可以听到该馆“电子讲解员”的讲解。如果还想更全面地了解，系统会列出国内外学者关于该物件的所有研究论文和专著的题目与摘要，选取感兴趣的文章点击即可进入相关的全文库浏览或下载全文。届时用户就能够足不出户参观世界上任何一座与针灸相关的专业或综合博物馆，完全不必再像我一样，动辄为了一幅图、一件古物而行千里、费千金、历千辛。而只有当这时，这些珍贵文物的学术价值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体现。我将为这一天的早日到来而不懈地努力。

四 结束语——新开篇

打开这本图集,大家将会发现其中的精品几乎都出自建在中国中医研究院针灸研究所的中国针灸博物馆的藏品,而大家不知道的是,这些藏品中不少是国内外个人和单位无偿捐赠的,他们的名字印在了那一件件展品上,也将印在每个参观者的心上。当大家看到这本图集的时候,这座关闭了近10年的博物馆已然以全新的面貌正式开馆,不受空间限制的容量更大的针灸图库(2.0版)开发成功了,功能更强大的针灸博物馆多媒体演示系统(1.0版)也问世了,看着这装饰一新的博物馆,与不同功能的“无墙针灸博物馆”相得益彰,交相辉映,内心感受真是难以言表。这些在别人眼中一幅幅孤立的、静止的展品,在我心中却是一卷完整的、活动的画卷,差不多每一幅图的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或许将来我会从中精选一些有趣的故事编成一本专书——书名姑且作“针灸古图背后的故事”),那一件件展品凝聚着老一辈与新一代人的多少心血。当我从老一辈针灸家手中接过这座针灸博物馆(当时题作“针灸陈列室”)时,就暗下决心:一定要让这些经过千百年岁月的风霜,经过多少代人的保护流传于今的珍贵文物重放异彩。今天这一心愿终于实现了,只有在此时此刻,才觉得上不虚祖先创造的针灸辉煌,中不负前辈为保护这份宝贵遗产所付出的心血,下不亏我的同事们这些年来随我同受的辛劳。

两代人多年的梦终于圆了,而且不久的将来一定还会更圆更满!

如前所述,针灸古图古物的收集、鉴定、研究是一个极其复杂而又长期的过程,如果说这本图集作为这一过程一段小结的话,那么它只代表了我个人目前学术水平和客观条件所能达到的高度。由于条件的限制(主要是时间与经费的限制),对有些已知针灸古图古物的收藏地——主要是私人收藏的,尚未及寻访;已经构思成熟的设计(比如图库)还没有完全实现。还有,对于同一件针灸文物,针灸史学家、画家、雕塑家、冶金工程师可以从四个不同的角度去解读,而我只是以一个针灸史专家的眼光捕捉尽可能多的信息传达给大家,至于一件针灸文物所蕴涵的其他方面的信息,还有待与其他学科的专家合作来充分地发掘。我相信在国内外朋友的帮助下,用不了多久,就可以为关心、热爱针灸学术的人们建成更美更大的针灸博物馆——包括功能强大的虚拟博物馆,编纂更精更善的针灸学术史图集。到时欢迎大家再来参观!

五 致谢

针灸文物图谱分布地域之广、寻访难度之大,非亲历其事者不能体会。这本图集能够以这样的品质问世,没有国内外同道好友的鼎力相助,是难以想像的。这里我要特别感谢京城针灸文物收藏大家贺普仁先生,承蒙贺老倾其几十年珍藏之精品教示,并允拍照,使图集大为添色增辉;恩师王雪苔先生作为创建针灸博物馆的元老、现代针灸发展的见证人,为本图集的编纂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史料且审定了本图集的部分文字稿;日本



大阪针灸学校森秀太郎先生以80多岁高龄亲自为我的研究工作收集资料，并提供日本针灸文物收藏情况的详细信息，对整个研究工作帮助极大；中国中医研究院医史研究所郑金生先生利用其在国外考察的机会，及时为我提供针灸文物在西方分布情况及相关文物图片资料；日本茨城大学真柳诚先生不仅赠以珍贵的针灸古图，而且还不时就有关学术问题提出富有启发性的意见；日本大阪针灸学校针灸博物馆长野仁先生提供了珍贵的针灸文物图集，以供研究之参考；中国医学科学院图书馆王宗欣先生更是常年为整个研究工作提供多方面的支持与帮助；中国中医研究院图书馆在查阅文献等方面也提供了优质的服务。需要一一致谢的还有以下各位学者、朋友：日本东方出版社野濑真先生，圣·彼得堡大学韩丹星博士，荷兰姚奉理先生，韩国的崔孟镐先生，湖北中医学院孙国杰先生，广州中医药大学许能贵先生，陕西中医研究院孙忠年先生，以及我的同事唐为民、梁竞平。在整个图集的研究编纂过程，他们或提供研究资料，或提供文物收藏线索，或提供热情服务，为本图集的编纂做出了各自的贡献。

感谢国家科学技术部“基础性工作专项基金”为本项目提供研究基金。

最后要特别感谢的依然是我的妻子——黄幼民，我想说的是，这本图集是在我极其繁忙、紧张的时期编纂的，没有她的全力支持与参与——尽管与以往一样，内封上没有她的名字——是不可能按时编出的，至少不可能以现在这样的水准问世。在此，我要衷心地向她道一声“谢谢”！



二〇〇二年十月十日于北京



主编基本信息



姓名：黄龙祥
 职业：针灸学
 职称：研究员 博士生导师
 单位：中国中医研究院针灸研究所
 年龄：中年偏大
 身高：中等偏上
 体重：中等偏下
 教育程度：中医学硕士
 研究方向：针灸学术史 针灸理论研究
 联系方式：hlx@acutimes.com



An 'Open Museum' of Acu-moxibustion

- Preface to the Illustrated Book on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Chinese Acu-moxibustion Science

If this atlas is compared to an 'open museum' of acu-moxibustion (acupuncture- moxibustion), it is necessary to set up a sign, at the most eye-catching spot, and the very front of the museum, showing a brief introduction or a tourist map. An attempt of drawing such a map is as follows.

1. Illustrated Book on Chinese Acu-moxibustion Science - Is it necessary?

Here, at first, one may ask: is it possible to compile an illustrated book on the history of acu-moxibustion science? In China, as far as I know, an illustrated book on the history of medical learning is not available yet (the situation in foreign countries remains unknown though). Is this because compiling such a book is impossible or unnecessary? When this book is in hand, however, every body knows the answer. Now allow me to focus on the necessity.

Firstly, the historical relics of Chinese acu-moxibustion - statues or figures, diagrams or charts or pictures - are the most prominent aspect among all the legacie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scaled in respect of either variety or quantity. Secondly, the graphic records are related very closely to the literal records, if the nature or property of the ancient acu-moxibustion literature is concerned, just as explicitly mentioned by Sun Si-miao, a famous physician in the early stage of the Tang Dynasty, 'An acupoint can not be well located without graphic guidance'. I had no more idea about it until five years ago when I found it not easy to locate acupoints on the related diagrams of different body postures based on the text of the national standard *Location of Acupoints* in order to compile *A Hanging Chart of Standard Acupoints*. It shows that there is a bigger distance from the written words to the practical location of acupoints. The distance is so long that it had not been realized until I, as an examinant and examinant-in-chief, took charge of the International Acupuncture Proficiency Test (IAPT) sponsored by the World Federation of Acupuncture Society (WFAS). During the test, quite a few foreign examinees were able to make an accurate description of acupoints' locations literally but failed to locate them on the model due to lack of confidence. I felt both funny and baffled, for what they falteringly pointed deviated off the correct spot a lot. It shows that the acu-moxibustion training method there needs polishing up. After the test, I suggested the local training officer to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practical location on models, then, the officer took it and made a prompt decision to purchase a lot of stock of *Hanging Chart of Standard Acupoints*! It happened that, 588 years ago that country ever sent an envoy to solicit Chinese government for a grant of a bronze acu-moxibustion statue, in order to regard it as a material object for standard acupoints' location in teaching and clinic. It seemed our neighboring country had already realized the importance of bronze acu-moxibustion statue and its related diagrams in both teaching and clinic in the early Ming Dynasty. Enlightened by it, I was suddenly aware of that, if different people, according to the state-issued *Location of Acupoints*, made different locations of the same acupoint on the human body, it betokens two questions at least: 1) the literal description of the 'standard location' is not strict and inaccurate, and 2) it is necessary to make a 3-dimensional model with meridian points rather than a 2-dimensional one. At the very moment, I fully understand why Northern Song government, while setting up the first national standard of the acupoint location, ordered the medical officials to cast two standard bronze acu-moxibustion statues, and, afterwards, the Yua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successively and regularly recast the





bronze statues. Here much emphasis should be put on the Imperial Medical Institution of the Qing Dynasty which worshiped the previous bronze statues of the earlier dynasties as "bronze Gods". What a pity if a 3-dimensional bronze acu-moxibustion statue, the most visualized and vivid presentation of the acupoints' location, couldn't be available on the basis of the national standard -*Location of Acupoints*, namely, the second national standard of acupoints' location in Chinese history! We are now making our efforts on the development of a '3-dimensional interactive visualized acu-moxibustion manikin system' with the expectation of filling the gap. On the other hand, in order to hand it down and set an apparent mark for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the historical gallery of acu-moxibustion science, it is necessary to cast two bronze acu-moxibustion statues, hopefully sponsored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designed by top-class sculptors and medical experts, with the acupoints' locations marked by the experienced acupuncturists, being as the embodiment of today's hi-tech and standard locations of meridian-acupoints. In my opinion, one had better be exhibited in Chinese History Museum, while the other one set out in China Acu-moxibustion Museum. Simultaneously for the sake of making the two components (the written words and the manikin of acupoints) of the Location of Acupoints form an organic whole, much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the following two key points: 1) 3-dimensional description should be introduced into the acupoints' locations, i.e., to determine an acupoint, we need to describe accurately its 3-dimensional position on the human body, and 2)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efined acupoints (especially those benchmark acupoints or associated acupoints) and their neighbors should be presented clearly according to the standard bronze statue. Only by means of this, could one make sure that the same acupoint would be located at the sole position rather than multiple ones by different persons according to the national standard of acupoints' location. I had not realized the importance of the above-mentioned 2) until I took charge of reproduction of the Zhengtong (Age) Bronze Statue of the Ming Dynasty (which imitates that of the Song Dynasty) in 2002 (for details, please see 2. 1.2 'Bronze Statues for Acu-moxibustion and Their Diagrams'). Recently, Chinese State Administr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as presented the revision plan of the standard *Location of Acupoints* to Chinese Committee of National Standards for further examination, hopefully it could be approved successfully.

Experience of making diagrams of the acupoints' location and presiding over IAPT isn't attractive enough to enable me to devote myself into the ancient acu-moxibustion diagrams. What most impressed me was the experience of attending the research for working out the first national standard of acu-moxibustion: *Location of Acupoints*. I found surprisingly that descriptions of some acupoints' locations in some ancient books (mainly known as those located on the head, face, abdomen, and some collateral points) remained the same or were overly similar, while those marked on the bronze statues or its related diagrams, or Mingtang acupoint diagrams were, however, quite different. It proves that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same textual description differs from person to person in different dynasties. For example, the location of Weiyang (BL39) in successive dynasties remains the same as that of *Ling Shu (Miraculous Pivot)* and *Ming Tang Jing (Canon of Acupoints)*: 'it is located between the two tendons of the lateral margin of popliteal fossa, and 6 cun below Chengfu (BL 36), in front of the Bladder Meridian of Foot-Taiyang and behind the Kidney Meridian of Foot-Shaoyin'. But, surprisingly, one can hardly find the same location of Weiyang (BL39) among the existing bronze statues and their related diagrams or Mingtang diagrams. By the way, today,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position of Weiyang (BL 39) is fortunately correct. This, however, mainly results from coincidence, for the basic regularity for locating the ancient collateral points has not been understood yet. In some other occasions, however, we are not so lucky. For example, Dubi (ST 35), an acupoint of the Foot-Yangming Meridian at the knee, is gradually in approxima-